

第一回 眾英才花下談心

詩曰：

雲山到處可舒襟，風月閑情試共尋。
世界俳場觀莫淺，古今傀儡看須深。
春秋滿腹非無意，笑罵皆文各有心。
不是千年明眼士，當時芳臭孰知音。

話說嘉靖年間，浙江紹興府山陰縣，有一秀才姓柳，名素心，表字友梅，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後，父親柳繼毅，官至京兆尹，不幸在十三歲上邊就亡過了。母親楊氏，賢能有志，就苦心守節，立志教柳友梅讀書，日夜不輟，真個是：

三更燈火五更雞，雪案螢窗志足奇。
自古書香傳奕葉，果然庭訓振家儀。

自幼的時節，日間母親做些女工，友梅便隨母侍讀。夜間燃燈，楊氏就課子讀書，那咿哦之聲，往往與牙尺剪刀聲相間。楊氏訓子之嚴，無異孟母斷機；友梅讀書之勤，亦不啻歐陽畫荻。友梅生得一表人材，美如冠玉，又且穎悟過人，做的文章，便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。十五歲上，就領了錢塘縣學批首。雖然他父親已故，門庭冷落，那友梅生性豪爽，貧乏二字全不在他心上，平日祇以讀書做文為事，或遇看花賞月，臨水登山，卻也做些詩詞自娛。同輩朋友，卻又嘖嘖稱羨他的才華。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風流才品，又取個別字月仙，取謫仙愛月之意。

隱居山陰縣中，那山陰山所在，真個千巒竟秀，萬壑爭流，無窮好景，應接不暇。友梅的住居卻彎彎抱著一帶流水，遶著數點青山，門栽幾樹垂楊，宛似當年陶令宅。徑植百竿翠竹，依然昔日辟疆園。月到梅花，吟不盡林逋佳句；杯浮綠葉，飲不盡李白瓊漿。曾有一詩單讚柳友梅的人才，詩云：

美如冠玉潤如珠，倚馬文章七步詩。
錦繡心腸能醉面，山川秀麗見豐姿。
陳思妙句應無敵，衛玠儀容差合宜。
一段風流誰得解，能桃卓女醉西施。

又有一詩單讚柳友梅的住居：

門掩垂楊綠樹東，小橋曲徑漫相通。
青山點點參雲表，流水淙淙落澗中。
地產才郎知毓秀，花無俗氣自吟風。
當年欲訪幽人跡，卻與西施舊宅逢。

原來柳友梅的住居，就在當初范蠡訪西施的所在，那浣紗遺跡，至今尚存。柳友梅性又愛梅，他母親生他這日，夢見梅花滿樹，落滿懷中，因此父親自小喚他是友梅。後園中，栽著無數梅花，乃是他父親的手栽。柳友梅生性愛梅，凡遇梅花開放時節，或把酒對花自斟自詠，或攜朋摯友迭唱迭和，興致最高。臥房常時供一枝梅花，古秀曲折，令人描畫不就；無梅時節，更掛一幅梅花的單條，墨花飛舞，生氣飄動，常自題其上云：

吟成白雪心如素，夢到梅花香也清。
昔日浣紗今日恨，玉人如許願相親。

因這一首詩，有分教：陽春白雪，詩中聯羅綺之緣；柳艷梅香，花下結鴛鴦之帶。

一日，正值初春，梅花競盛開滿園林，也有兩葉的，也有單瓣的；也有綠萼，也有玉疊；或紅或白，或老或嫩；疏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引起那林和靖的風流，鼓舞得孟浩然的興致。昔賢高李迪有詩詠那梅花之妙：

瓊姿祇合在瑤臺，誰向江南處處栽。
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。
寒依疏影蕭蕭竹，春掩殘香漠漠苔。
自去何郎無好詠，東風愁寂幾回開。

其二：

斷魂祇有月明知，無限春愁在一枝。
不共人言惟獨笑，忽疑君到正相思。
花殘別院燒燈夜，妝罷深宮覽鏡時。
舊夢已隨流水遠，山窗聊復伴題詩。

柳友梅是日正在那裏把酒賞玩，對花吟詠，忽見小僮抱琴走進來道：“外邊竹相公、楊相公來訪。”原來竹、楊二生就是友梅同筆硯的朋友。竹生名干霄，表字鳳阿，乃是兵部竹淇泉的嫡侄，與柳友梅又是年家，為人少年老成，最重義氣，且文武兼長；楊生名懷璧，字連城，乃是柳友梅母親的內侄，做人雅有情誼。三人交往甚厚，平日間不是你尋我，便是我訪你。柳友梅聽見說二人來訪，忙出來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來慣了，全無一點客套。一見了，柳友梅便笑說道：“兩日梅花開得十分爛漫，二兄為何不來一賞？”竹鳳阿道：“前兩日因家叔父復命進京，匆忙數日，不得工夫，昨日要來，不期剛剛出門，撞見老劉厭物，拿一篇壽文，立等要致與嚴相公夫人上壽。他說頃間去柳兄處尋不見，祇得來央及兄，又誤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見風日晴和，弟恐錯過花期，所以約了楊兄，不速而至。”

楊生道：“小弟連日也為些俗冗羈絆，未免辜負芳辰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我說老劉昨日來尋，必有緣故，原來又要奉承權貴耳。”三人說著話，待過茶，遂邀進後園看梅。果然清香撲鼻，素色精神，引起人無限興致。真不減玉樹風前，何異瑤臺月下！柳友梅即命花僮

開一幅花箋，吟詩一首，詩云：

素姿雅秀奪春開，壓倒群花獨佔魁。
影入月中矜玉色，香濃雪裏動詩才。
淡籠煙水疑圖畫，點綴瓊瑤勝剪裁。
無限深情誰得解？相思不盡願相陪。

竹、楊二生接詩吟玩，俱誇獎道：“有此好花，不可無此佳句。更值芳辰對景，知己談心，今日可謂二美具、四難並矣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拙詠欠工，還求和韻。”竹、楊二生齊應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竹鳳阿隨即吟成一首，和著柳友梅的韻，題於錦箋上云：

氣稟先天得早開，名傳南國播花魁。
難凋三友冰霜操，易賦千言珠玉才。
香冷暗侵高士臥，影疏擬約美人裁。
年來有子堪調鼎，變理陰陽可重陪。

柳友梅道：“鳳阿兄詩句，聲口超卓，絕無寒士氣，鼎鼎才也！”楊連城看了，也讚道：“詩情雄壯，大有盛唐音韻，非中晚可及！”隨即自己也展開一幅詩箋，花前題就，呈與柳、楊二生。柳友梅接來一看，上寫云：

欲識天心待爾開，流芳已佔百花魁。
一枝初試陽亨象，數點中宣造化才。
遜雪難為郢客和，鬥艷疑屬壽陽裁。
不須攀折相尋問，半領春風得意陪。

柳友梅看罷讚道：“楊兄佳句，當為翰苑仙才！”竹鳳阿道：“但觀末後一聯，分明是春風得意，看花長安之意了。”三人互相題詠，賞翫了一回。

柳友梅就叫抱琴，排上酒餚，即於花下對酌。飲了數杯，竹鳳阿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艷，美而不妖。眾花俱萎，此獨凌寒自開；萬木未榮，此獨爭春先放。雖然骨瘦姿清，而一種瀟灑出塵之致，自非凡花可及，使人愛而敬之。就如二兄與小弟交，淡而自濃，久而加敬。終不似老劉這班俗子，伺候侯門，趨迎府縣，未免為花所笑。”友梅道：“雖如此說，祇怕他又笑你我為功名，終日飲酒賦詩，與草木為伍。”楊連城道：“他們笑我，殊覺有理，我們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如何笑差？”楊連城道：“你我做秀才的，無不博個脫白掛綠。若弟輩功不成、名不就，又不會鑽刺，又不去干謁，終日以詩酒陶情，哪能個平地一聲雷，便扶搖萬里去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富貴從來有命，讀書豈為功名！昔曾文正公已做狀元，人道他一生喫著不盡，他尚云‘我志不在溫飽’。據小弟看來，功名還是易事，尚有難於功名者耳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柳兄妙才，功名自易。他日雲程，自在玉堂金馬之內。楊兄苦志螢窗，埋頭雪案，其功名亦自不小，瀛洲奪錦，雁塔題名，應有日也。若弟賦性愚魯，意不在書，志欲學劍，當效班孟堅投筆，覓個封侯萬里，方遂生平，尚未知遇合何如？今友梅兄又說有難似功名的，更是何謂？”柳友梅含笑說：“此心曲事，難於顯言。”竹鳳阿道：“知己談心，不妨傾腸倒肚，何必拘礙，就是小弟大言，也是酒後狂愚，不覺自陳肺腑，吾兄何必如此隱藏？”楊連城道：“既係心交，不妨直道。”三人一邊說，一邊飲酒，柳生至此已飲了數杯，不覺乘著酒興笑說道：“小弟想，人有五倫，弟不幸先父先亡，又無兄弟，五倫中已失了二倫。君臣朋友間，遇合有時，若不娶一個絕色佳人為婦，則是我柳友梅空為人在世一場！枉讀了許多詩書，埋沒了一腔情思，便死也不甘心。祇是美玉藏輝，明珠含媚，天下雖有絕色佳人，柳友梅哪能個一時便遇？所以小弟說尚有難於功名耳。”楊竹二生齊道：“如兄之才，怕沒有佳偶相諧麼？祇要功名到手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兄等不要把功名看重，佳人反看輕了。古今凡博金紫者，無不是富貴。而絕色佳人，能有幾個？有才無貌，不可謂之佳人；有貌無才，不可謂之佳人；即或有貌有才，而於吾柳友梅無脈脈相契之情，亦算不得吾柳友梅之佳人。”竹鳳阿道：“聽兄說來，古詩云‘傾國與傾城，佳人難再得’，良有以也。”楊連城道：“昔相如見賞於文君，李靖受知於紅拂，佳人才子，一世風流，動成千古美談，事固有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志願，還不止此。文君雖慧，已非處子；紅拂雖賢，終為婢妾，況琴心挑逗，月夜私奔之事，終屬不經，若小弟決不為此。”楊、竹二生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怪不得兄說難於功名矣。”

三人談笑飲酒，正說得情投意洽，忽見抱琴進來道：“外面劉相公來訪。”三人聽見，各不歡喜。柳友梅便道：“蠢才，曉得我與竹相公、楊相公飲酒，就該回不在家了。”抱琴道：“我也回他，劉相公道：‘我方到竹相公處問，說在柳相公園中看梅，故此特來。’又望見內園花色。自要進來看花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柳友梅尚沉吟不動，祇聽見劉有美已在前廳叫道：“友梅兄，鳳阿兄，好作樂！”柳友梅祇得出來迎接。

原來這劉有美，名斐然，也是個掛名秀才，勉強做幾句丑時文，卻一味抄襲舊文，鑽刺當道，為人又且言語粗鄙，外好濫交，中藏險惡，又因新斷了弦，終日在外邊尋些露柳牆花，品行一發不端了。為此三人都憎厭他。

這一日走進來，望見柳友梅便叫道：“柳兄，好人一般通是朋友，怎麼就分厚薄？你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竹、老楊來賞，怎麼就不呼喚小弟一聲？難道小弟就不是同學的朋友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本該邀兄，祇恐兄貴人多忙，無暇干此寂寞事耳。就是楊、竹二兄，也非小弟邀來，不過是偶然小集。兄若不棄嫌，請同到小園一樂何如？”劉有美聽了，一徑就同到後園。

竹鳳阿與楊連城看見，祇得起身相迎，因說道：“今日劉兄為何有此清興？”劉有美與楊連城作揖道：“你一發不是人，這樣快活所在為何瞞著我，獨自來受用？不通，不通！”又與竹鳳阿作揖致謝道：“昨賴大才潤色，可謂點鐵成金，今早送與本縣趙老師看了，便十分歡喜，大加稱讚。若送到嚴相公府中看了，不知還有多少褒獎哩，令小弟增光，倘後有甚麼餘榮，皆吾兄神力矣！”竹鳳阿道：“趙縣尊歡喜，乃感兄高情厚禮，未必便為這幾句文章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常言說‘秀才人情半張紙’，小弟寒儒，賀相國之壽，祇有這壽文足矣，倒沒有甚麼厚禮。”楊連城道：“小弟瞞兄看花，便怪小弟，像吾兄登縣尊之堂，拜相國夫人之壽，拋撇小弟，就不說了？”說罷，眾人都笑起來。

原來那位夫人，就是趙文華拜他做乾娘的，因往天竺進香，趙文華就接他到縣，恰好正值他的生辰，趙文華與他做起壽來，便鬨動了合縣的士夫。劉有美是個極勢利的，況又拜在趙文華門下，因此做這篇壽文，兼備些禮物去上壽。祇有柳友梅與竹鳳阿、楊連城三人，一般有傲氣的，不去上壽。那山陰縣的矜紳，哪一個不去的？

這一日在席間提起，劉有美道：“今日與趙老師令堂上壽，雖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禮上卻不過。還有一事，特來請三兄商議，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，保管有些好處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好處見論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嚴相國有一內親的令媛，年已及笄，曾與會稽縣朱邑良

割襟，近日朱家家事消乏，嚴相國的內親要趙老師作主，替他另配一個女婿。縣中人聞知，紛紛揚揚，說嚴府倚仗勢力，謀賴婚姻，人都不服。我想這些人卻癡，干你甚事？會稽縣學中，第一是老方出頭，要替他女婿告狀。趙老師聽得些風聲，又不好發覺。今日與小弟師弟至情，偶然談及，小弟想同學的朋友，通好說話，祇有老方有些假道學，又尚氣，為人敢作敢為，再不思前算後，與小弟再說不來。我曉得他與三兄極相契厚，三兄若出一言阻當了老方，其婿微商，不諳這裏的事，祇合罷休。不惟趙老師深感，就是嚴府裏曉得了，那婚事也有些意思。包你宗師下來，嚴相公自然薦舉，今年科舉穩穩的了。這是上門生意，極討好且不費力。”竹鳳阿聽了，心下便有幾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論他倚仗嚴府勢力，賴人婚姻，就是老方不出頭，小弟與兄也該持一公論。事關風化，如何劉兄反要與他周旋？未免太勢利了！”劉有美見竹鳳阿辭色不順，遂默默不語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祇道劉兄今日特來看花，原來又為著嚴府的公事。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來邀兄賞梅了。”楊連城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祇宜飲酒賦詩，若是花下談俗事，頗覺不雅，劉兄該罰一巨觴，以謝唐突花神之罪。”劉有美被竹鳳阿搶白幾句，已覺抱慚，又見楊、柳二生帶笑譏刺，他甚沒意思，祇得勉強道：“小弟與竹兄偶然談及，如何便有罰酒？”柳友梅道：“這個一定要罰。”叫抱琴斟上一大杯，送與劉相公。劉有美拿著酒，說道：“小弟便受罰，倘後有談及俗事者，小弟也不饒他！”竹鳳阿道：“這個自然，不消說！”劉有美喫乾酒，看見席間筆墨淋漓，便笑道：“看來三兄在此有興做詩，何不見教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弟輩詩已做完，祇求劉兄也做一首！”楊、竹二生也道：“劉兄有興，也和友梅兄原韻，以見一時之勝！”劉有美道：“兄等又來奈何小弟了！小弟於這七言八句，實實來不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長篇壽文，稱功頌德，與相國夫人上壽偏來得，為何這七言八句不過數十字，就來不得？想道知此梅花沒有薦舉麼？”劉有美便嚷道：“柳兄該罰十杯！小弟談俗事便罰酒，像老兄這等，難道就罷了？”隨即斟了一大杯，遞與柳友梅。楊連城道：“若論說壽文，也還算不得俗事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壽文雖是壽文，卻與俗事相關，若不關俗事，劉兄連壽文也不做了。友梅兄該罰！該罰！”柳友梅笑了笑，把酒一飲而乾。

四人正在那裏飲酒賞翫，抱琴走到，呈上一個封筒，上面用一個圖書。柳友梅道：“是哪裏傳來的？”抱琴道：“是錢塘學的齋夫傳來，說是杭州府雪太爺的詩題，發到學裏，為此特之傳來，三日內就要繳去哩！”柳友梅就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兩幅錦箋，上寫兩個詩題，一個是《春閨》，一個是《春郊》，首尾限韻，首韻是個兩、絲、風、片、煙、波、畫、船八字，尾是谿、西、雞、齊、啼五字。竹鳳阿道：“原來就是敝年伯出的，這詩題出得有些意思。友梅兄，你道他為著甚來？”柳友梅道：“這無非要征取詩篇，觀賞人文的意思耳。”竹鳳阿道：“雖則如此，據我想來，另有深意。恐出此題，還不是敝年伯自出的。”劉有美笑道：“鳳阿兄，又奇了若不是太尊出的，諒一詩題，請誰代筆？”楊連城道：“鳳阿兄與雪公在京邸時，曾與素心晨夕，他必然得知細裏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一定要請教了。”竹鳳阿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暮，酒又深了，且暫告別。”柳友梅尚欲留飲，竹鳳阿道：“這倒不必了，明日是二月花朝，就是小弟作東，約三兄往西湖一棹，乘此春光，便好將此詩題，我就好與三兄說明詩題的意思，豈非上下兩得？”眾人齊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四人即於花前分袂，同作揖，直出門而別。正是：

一杯一杯復一杯，幾人對酌山花開。
既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來。
未知柳友梅游湖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